



阿寒に果つ

魂归阿寒

[日本]渡边淳一 著 窦文 冯建华 知非 译
译林出版社



魂归阿寒

AKANNIHATETSU

[日本] 渡边淳一 著 窈文 冯建华 知非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归阿寒／(日)渡边淳一著;窦文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8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 7-80567-960-6

I. 魂… II. ①渡… ②窦…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816 号

经作者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日本综合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登记号 图字:10-1999-013号

- 书 名 魂归阿寒
作 者 [日本]渡边淳一
译 者 窦 文 冯建华 知 非
责任编辑 叶宗敏
原文出版 日本中公文库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193 千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60-6/I·597
定 价 12.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家与少女之死

作家在《魂归阿寒·终章》写道：“包括兰子在内，我遇见五个与纯子很亲密的人。再加上我本人，正好从六个方向凝视了纯子。如果纯子像水晶的结晶那样是六面体，那么，这就应该能看透她的实体。六个面，观看的位置、立场各不相同。即，其一的我当时还是个17岁的少年，虽然对纯子的爱有加无已，但毕竟不过是毛孩子，连男和女的真正关系都不明白……”

这个17岁的毛孩子确实就是作者渡边淳一。

他在随笔《不是原型的原型》中说过：“我觉得长篇小说可分为三类：明确有原型的；说不清是谁但头脑里想像着某个人的印象写出来的；几乎没有原型的。拿我的作品来说，《魂归阿寒》、《小说心脏移植》、《白夜》及《花葬》、《遥遥落日》属于第一种类型。”这几部作品，《花葬》描写日本第一位女医生荻野吟子，《遥遥落日》记述在非洲西部研究黄热病原时感染而死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而《白夜》五部曲是自传体小说。《魂归阿寒》无疑是一部以恋爱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用渡边喜欢的叫法，是“男女小说”，本应列入《冰纹》、《疾风》、《北都物语》系列，但他自己把它拿了出来。随笔《南风吹拂的夜晚》揭示了其中奥妙：“《魂归阿寒》在我的作品中很少见，是自传色彩比较浓的作品。女主人公纯子实有其人，是我高中二年级时恋爱的对象，正像这部小说写

的那样，高中三年级的冬天，在冰雪的阿寒湖自杀了。她本名是纯子，姐姐叫兰子。一般用实在的人物作模特都避免真名，但惟有这部小说，我要用真名。为此，动笔之前去她家请求她母亲，得到慨允。”“写这部小说还得到她姐姐的帮助，也让用真名兰子。我如此执着于真名，是因为她确实是纯子，觉得好像用纯子以外的名字就不能写。只有时任这个姓是假的，其实姓加清，大概如今在此公开也没有问题了。”

渡边保存着他 and 纯子两个人的惟一的合影，纯子的面容看上去很成熟，而渡边像一个傻小子。这个渡边在纯子死去 30 年后这样说：“对于我来说，纯子的存在是重大的。常听说‘女人是男人制造的’这句话，但有时男人是女人制造的。她和我的关系就的确如此。正因为是青春期感受性最锐敏的时候，所以日后的我也浓重地留有她的影响。那种沉湎于略为堕落的游乐，迷恋女性，又有点醒着，那种被人人早晚要死掉的厌倦情绪笼罩，可以说都是和她相恋带来的。”女人纯子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了渡边这个男人呢？或许纯子这个女主人公身上，更多的是中年男作家的人生与心态的投影。

1968 年 8 月 8 日，札幌医科大学施行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作为该校整形外科学教研室的讲师，渡边淳一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并不否定心脏移植，但对于脑死的判定这一人命及人权的根本问题抱有怀疑。他坦言评说，公之于众，结果使自己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对于他来说，这反而是一个大好机会——本来在医学和文学之间游移不定，此时就下定了决心。1969 年 4 月，36 岁的渡边辞职，留下妻子，只身来到东京。1970 年 7 月以小说《光与影》摘取直木奖，顿时在文坛走红，从此不再行医，专事文学。成名的前夜，即初到东京的一年多渡边是怎样生活

的，令人饶感兴趣。20多年后的1992年他撰写了自传体小说《何去何从》，赤裸裸地讲述那一段日子，连忠心耿耿地给他当过编辑、对他进行研究的文艺评论家川西正明对他的性爱生活也瞠目结舌。

原来渡边并非独自一人来东京，而是带着一个情人裕子（真名西川纯子）。他（在小说中叫相木悠介）一边当临时医生，一边像着了魔似的写作。一枝笔吃不了饭，裕子便到银座夜总会打工。乘她不在，渡边又把女护士弄到家里来。裕子发现了，离他而去。渡边找到她的住处，敲门砸玻璃，邻居叫来警察，他被拘留了一夜。裕子二度出走，渡边又找上门去。门打开一道缝，他一面锯那条从里面系着门的锁链，一面和裕子的新欢舌战，俨然是捉奸的丈夫，最后当然又被警察逮了去。渡边留宿从札幌来的女演员贵子（真名菅原澄子），裕子撞见，大闹一场，贵子留下“你的谎言已使我疲惫不堪”之后服毒，险些闹出人命。“这些全都是事实”——渡边说，他认为：戏剧或电影的演员有时被要求裸露肉体，在家属面前觉得害羞，那就不够格。与此相同，作家有时需要精神的裸露。彻底暴露的勇气使作家成长。犹抱琵琶半遮面，作品就没意思。

正是这段生活之后的1971年7月，渡边淳一开始在杂志《女人公论》上连载《魂归阿寒》。第一章登场的年轻作家是渡边本人，第五章的摄影师据说是冈村昭彦，已故，著有《南越战争从军记》。如果说“最后死在冰雪阿寒湖也是为使自已显得美的演出”，那不正是因为有观众吗？作家、画家、记者、医生、摄影师乃至姐姐，各色人等。渡边生于1933年。战后学制改革为六·三·三·四制，高中二年级时男女合校，他和加清纯子同班，引发了初恋。纯子死去20年，40岁的作家也经历了性爱的炼狱，这时他

思索的纯子已经不可能“纯”了。“纯子谁也不爱”，当我们用这种眼光来审视她周围的人尤其是男人时，便看出种种卑劣。作者探究纯子的内心，要把她塑造为自由地操作生死的胜利者，以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周围世界对她的“加害”。现实的纯子，父亲是著名教育家，她初中时就显现绘画才能，师事某画家。15岁时作品入选北海道画展，成为“天才少女画家”，或许这就是人生早熟的悲剧之始。对自己的才能抱有疑虑的少女被诱入“处女画不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性爱陷阱，最终也没有得到快乐的性爱或情爱。纯子去死，并非看透了这个世界，恰恰是没有看透。一具艳尸也许是用以表示她拥有人生选择的自由，同时也报复那些用所谓爱猎取她的人，即便他们的失落和绝望不过是一时的。发现加清纯子遗体的1952年4月，渡边淳一考入北海道大学，随即开始和另一个女性相恋（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剪影——某少年的爱与性的故事》里的井手咲子），踏上他的性爱旅程。渡边说过：和纯子交往以后，若问人的精神和肉体哪一个为主，他不能不当即回答是肉体。

性与死是渡边文学的主题。不知是出于医学的冷眼，还是出于文学的热血，他尤其欣赏死得美、死的美。《魂归阿寒》落笔第一句话：让遗容显得最美的死法是什么呢？仿佛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要展示这一美意识。大概得自行医的经验，他在《推荐自杀》中说：自杀有许多种类，其中遗容最美的是煤气中毒或在雪中冻死。煤气中毒的方法被他用在《樱色的樱子》里：樱子吸着煤气，心里计算着时间，希望他来得及，在出现死斑之前看见变成樱色的尸体，这是她献给他的最后的礼物。但写到《失乐园》（1997年），男女在做爱之中喝下氰化钾，作家的美意识里已经只剩下性，死不过是性表演的手段，爱更不过是多余的话，只

是使人显得比动物呱噪而已。作家达至的所谓“绝对爱”恐怕只有警察才能欣赏。文学家水上勉这样评论《失乐园》：“谷崎润一郎文学中流动的究尽男女性爱描写的文艺得以继承，而且作为报纸连载小说获得成功。”渡边性爱文学的起点是《魂归阿寒》，而《失乐园》似乎应该是一个终点。

小说畅销，奥妙多多，其一是要被女读者爱读。渡边淳一也好，村上春树也好，都幸福地拥有众多女读者。作家筒井康隆多年前说过：在银座的酒吧里说渡边的坏话就能勾上女招待。早在1984年我国的季刊杂志《日本文学》就翻译了渡边淳一的中篇小说《光 and 影》（陈喜儒译），这是渡边作品最初在国外刊行。该杂志还曾以特辑的形式介绍渡边其人及其文学。在书商崛起之初，他的作品《化身》等也一度抢手。时隔十余年，渡边文学又渡海而来，且大张旗鼓，看来文学毕竟是文学。渡边淳一在《魂归阿寒·终章》写道：“20年之后得出的结论意外地单纯而平凡。居然为得出如此的结论苦苦探寻，想来简直像一个傻瓜。”这话很有意思。

木 羽

1999年于扶桑

序 章

哪一种死法能使遗容最美呢？

自杀方式中，有服安眠药、煤气中毒、溺水、剖腹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人只能在死后的极短时间内保持生前神态，过了一两个小时都会变黑、僵硬，最终腐烂发臭。固然，人死如灯灭，但死后被人发现时，容颜丑得令人作呕却也是件憾事。据说在这些死法当中，惟有煤气中毒自杀最好，临死时，一氧化碳扩散到全身血液里，两颊染上玫瑰色红潮，但这也只是暂时表象。心爱的人慌忙赶到，若能看到这泛着玫瑰色红光的脸倒也罢了，否则，只能显露出黑乎乎的丑相。

比活着时更加艳丽漂亮的死法只有一个，这就是透骨寒彻的冷冻死法。

纯子是不是知道这些死法呢，她年纪轻轻的，是否在死前就琢磨透了死后的形象？

今春，我回到久别的札幌，有幸瞻仰时隔 20 年之久的时任纯子的遗照，也欣赏了她的绘画作品。照片上她穿着大衣戴着贝雷帽，也许阳光耀眼，她微微皱着眉。当然，她的面容同 20 年前毫无二致。

“我每天看着她，纯子一点儿也没变。”纯子的母亲说出了我的感觉。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给她献了一炷香。“纯子最喜

欢这张照片。”

“一点儿不错，她平常就是这副表情。”

“我倒不很喜欢这张微皱眉头的照片，但她说若死了就把它挂起来……”

“她这么说过？”

“不知是正经话还是玩笑话，她总爱这么说。”

20年前的疑问，此时在我的头脑里复苏了。

纯子难道不是从容地有准备地去死的吗？

当然，这与眼前的纯子的照片没有任何联系，只是我自己偶然产生的疑问而已。不过，一旦产生疑问，它就立刻成了我无法改变的心事，并深深地埋在脑海中。

尽管如此，这个从未想过的无法改变的心事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我对心中的贸然猜测感到茫然，但最终发现这就是存在于我心中的20年来的相同疑问。

毫无疑问，那是个冰冷而孤独的死，是个最理想的不为人知的死。当然，死对谁来说都是个人行为，或是在众人守护下死去，或是一个人在荒野中结束生命，总之，死只属于死者本人。

没有必要同情那时的凄凉，这对于面临死亡的人都是一样，纯子也并不例外。不，她的死不但不值得同情而且可以诅咒。因为她的死是那么漂亮那么艳丽，并不需要他人的同情。难道她的死不是傲慢而放肆的死吗？难道不是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令人妒嫉的任性的死吗？

20年来的漫长岁月，使我得以客观地从容地观察时任纯子的一切。

望着眼前的纯子的遗容，我的头脑异常冷静清醒，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然而,不管多么清醒,我都忘不了那些岁月。

1952年4月13日。

20年前的这一天,纯子从雪中出现了。

地点在针叶树林尽头的钏北峰岭道的一角,从那儿可以透过裸树缝隙俯瞰阿寒湖。

但是,冬季的阿寒湖被大雪覆盖着,仅能看到白皑皑的平坦雪原。只是到了4月,那厚厚的湖边积雪才逐渐融化,湖周边的冰层才陆续出现裂缝,湛蓝的湖面才露出脸来。这时湖上的滑冰运动已被禁止,从摩周方向吹过来的暖风里也确实含有春的气息。

俯瞰湖面的钏北峰位于从阿寒湖畔至北见相生的近道上,从11月到5月的半年里,一直被大雪封闭着。这期间到这山岭来的人不外是森林局的护林员或阿伊努的伐木工等,而且他们也只是在雪小的日子乘着马橇来。纯子的尸体就是被趁偶尔融雪的好天气进山的森林局护林员发现的。

纯子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她的头朝湖的方向,斜着半个身子趴在地上。周围有低矮的山白竹,再远一些的地方有虾夷白桦和山毛榉的疏林。

起初映入森林局护林员眼里的是红色大衣隆起的后背以及从旁微露的左手背。看样子她是在抱胸,左肩先斜倒下去的,所以左手从右肩头露出。

在这白皑皑的寂静的山岭上,从雪中浮现出红色大衣和手掌,仿佛是异国的图画一般既奇怪又鲜艳。当初护林员并没意识到那是大衣,只以为有个红色物体而已。然而,在一切都枯萎殆尽的冰天雪地的山岭上,这色彩显然不是应有的颜色。他以

为准是他自己产生了错觉。

他下路踏进积雪颇深的疏林，然后来到从雪缝间伸出头来的山白竹跟前，这时，他才看清红色的是布，旁边露出来的是人的手。那手微微红肿。他只是瞪眼看着，呆呆地伫立了一会儿，并不是因为他对此种情景感兴趣，而是内心有些害怕。

除了在春阳、日晕辐射下的雪融声之外，周围没有任何声响。裸木依然傲立在雪中，阿寒湖在眼下像覆盆一样伸延着。

护林员从寂静的山岭上跑下来，向湖畔的派出所作了报告，然后带着铁锹、席子乘雪橇重新返回山岭时已经是两小时以后的事了。找到它时，悬在中空的太阳已经向雄阿寒岳的分水岭移去，虾夷白桦的树影已经开始在雪面上划出分割线了。

护林员和警察在一起赶来的两名村民的看护下，开始一锹一锹地清除周围的积雪。护林员尽管不再惧畏寂静，但仍对掩盖在雪下的物体感到惴惴不安。

“别把锹插得太深！”

从露出的弓弯的后背来看，便可得知尸体的大致状况，只是手脚的顶端还无法弄清。两个人从外围开始清除积雪，逐渐缩小圈子，最后用手扒雪，挖出了全身。

纯子是稍稍偏向左半身，头朝湖的方向伏身倒下的。

腿轻轻弯曲成“<”形，长裤下穿着白色长靴。左手绕过胸前达到右肩头，右手捂着耳根，这是为什么呢？好像在听着带在右腕上的手表似的。大衣受太阳照射的部分，多少褪了色，其他部分则是原色，大衣兜帽把头盖得严严实实。

“要把手脚拉回原位吗？”

“不，在刨路的验尸员来之前就这样放着吧。”警察说后，护林员便在周围查看了一番。

围绕着尸体从头部按顺时针方向有一只手套、“光”牌烟卷盒、雄阿寒旅馆的火柴盒、手帕，还有左肩头处扔着的一个高效安眠药的空瓶子。

“是自杀。”

“还很年轻呀。”

“1月末，从札幌来过三个人寻找她，最后也没找着就回去了。是不是那时从家里跑出来的？”

“这么说，从那时到现在她一直在这里？”

“已经有两个月了。”

警察检查了散乱在尸体周围的东西后，一一记录进手册里。写完时，但见从岭下走上来一个小伙子，他穿着消防队的黑大衣，戴着制帽。

“钏路方面怎么说的？”

“那边讲今天验尸人都出门了，没有人。如果等他们回来再去湖畔，到现场时恐怕天已黑了，所以验尸要待明天。今天请先把尸体确认一下就返回吧。”

“是这样。”警察点了点头。护林员说：

“那么，最好先看一看她的脸吧。反正已经证实是自杀了，把她仰面朝上翻过来也没关系吧。”

“等一等！先拍几张照片再说。”警察拿出他的旧照相机照了三张：头部一张、左右两侧各照一张。然后，护林员蹲在尸体旁边，拂掉尸体肩头上的残雪，把手插进被压倒的山白竹中间。

“硬邦邦的。”

“也许是冻的吧？”

“那也是一个原因，不过，人死了总要僵硬的。”

护林员抱住尸体的肩膀，警察抓住尸体的双脚，两人把尸体

翻了过来。

纯子从雪里缓缓地露出脸来，一瞬间，小伙子们愣住了，接着，咽了一口唾沫。

纯子的脸色苍白得出奇，也许因为每一滴血都给冻僵了的缘故吧。苍白的额上有绺刘海微微垂下，紧闭的双眼上长着长睫毛。略呈圆形的小鼻子白得透明，稍有兜齿的嘴唇已变成了紫色。是否在断气前无意识地抓搔了前衣襟，颚下鼓胀着的胸口敞开着，那里也没有血色。

她的脸庞受到穿过树隙的斜阳照射，右半部略呈暗黑，显得清秀而又稚气。分明知道她是个根本无法复活的尸体，却像她在强调她还活着。雪中的两个月时光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缺欠，相反，却保住了她的原貌。毫无疑问，她比活着时更加美丽，更加娇艳。

“准是这姑娘！”

“你看过她的照片？”

“以前看过。”

“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听说她才 18 岁。”

“18 岁……”

小伙子们在雪中围成一圈观看纯子。纯子仿佛晓得人们在围观她，只是微微翘着鼻子，闭着眼睛。

“因为一直在雪中埋着，所以还是原样。”

纯子的身体和头部在雪上留下了一个人的轮廓印痕，那里的雪面已有些发硬了。

“若是再晚些时候发现，雪一化，也许会腐烂的。”

这从露出雪面的左手有些红肿一点可以证明。虽然时间不

长,但山岭上白昼的阳光已经是春天的了。

“因为趴着向下,所以面容才得以幸免。”

“是因为头朝山谷方向啊。”

纯子死时是否连这些都已计算妥当?这无从知晓。但是,她把手套、烟卷、火柴、手帕、安眠药瓶等最后身上带的东西,全按顺序呈弧形撒在自身周围,然后在那中间趴下去,却肯定是纯子的意志了。也许纯子想用这些周围的东西来冲淡独自一人死去的凄凉吧。

小伙子们把纯子的身体按原来的俯卧姿式放好,然后又用山白竹下的干雪把略露出于雪面的右脸埋严实。

“还是给她盖上席子吧。”

“对!”

护林员往尸体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雪,然后用雪橇带来的席子把她掩盖好。席子大致盖住了纯子全身,惟有白色靴尖还露在外面。

“那就明天再见吧!”

警察好像对席子下的纯子和小伙子们两方说。四个人站起来,然后又都回头看了看雪中的席子。太阳落进雄阿寒岳的背后。受夕阳照射的雌阿寒岳上的积雪映出红光。

“留个什么标记吧?”

“不必吧!”

“今天晚上若再下雪,就会重新埋上的。”

“都已是4月过半了,不会有那么大的雪吧。”

“就是在这棵虾夷白桦的上边一点儿,记住!”

四个人一齐朝伸向山沟里的虾夷白桦的弯枝望去。树枝向草木稀疏的山沟方向扩展,下面便是只有半面阳光的银色阿寒

湖。

“咱们走吧。”

小伙子们依次摘下帽子施礼，然后来到路上。

“为什么要死呢？”护林员一边走着，一边低声自语。

“也许是因为男人。”

“可是，听说她还是个学生，好像是个画画的。”

“也许就是为这，出了点儿什么事。”

“说不清。”

小伙子们边走边说，不时地转回头看山岭一眼。

“明天的验尸要到几点钟呢？”

“听说家属今天晚上乘夜车离开札幌，明日一早到达钏路，然后乘吉普车到这里来，少说也得晌午时分。”

“她的父母看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山岭上有一群乌鸦振翅而飞，黑黑的一片掩盖了与山岭相连的山峦一角。

“这些乌鸦会不会去啄那尸体？”

“有席子盖着，不要紧。”

小伙子们点头称是，又拉着雪橇，顺着雪道下山奔向湖畔。

第一章 年轻作家之章

1

20年前,时任纯子向我套近乎是有她自以为是的理由的。这是后来纯子的姐姐兰子亲口告诉我才得知的:“在我们班级里有一个假装正经板着面孔的男孩子,我要引诱他。”

兰子告诉我,纯子就是这么说的。时至今日仔细想来,这句话完全是纯子的口气。然而在当时,对于这些事我竟没有察觉。

我那时刚满17岁,是一个平庸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当时对于纯子的这种恶作剧没能察觉,倒也不足为奇。也许在刚开始时确实像她所说的那样,但从中途起我同纯子之间已经不是单纯的胡闹了,所以,这不是个重大问题。

纯子给我写信时,正是我刚满17岁的秋天。20年过去了,我之所以仍然把那日期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正好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提前一天为你祝贺生日,
祝你明天的生日愉快。
下午6点请到“米雷特”来!

纯子